

记者手记：

5月24日，因为放心不下在外婆家的女儿，痊愈后的康康向所在社区申请了出门，填写了承诺书，承诺在小区解封前不返回家中。外婆家所在的大团镇由于病例较少，已经逐步复工复产，以家为半径15公里的范围，都可以通行，交通工具自由选择。遇到有人工值守的闸口，扫场所码即可正常通行。

上海发布针对出舱人员的筛查，也明确了，三个月以内不参加小区抗原筛查。由于康康经营着一家熟食店一家餐厅，本着对他人负责的考虑，康康作了一个决定，准备在三个月后再进行复工。五年级的女儿这学期不再复学了，网课照常上，只是作息凌乱了一些，好在康康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。

很快，一周之后，女儿痊愈了，核酸两次阴性，成为了病区内首批出院病人。本来我和她可以一起出院，但就在出院前一天，我出现症状了，感觉自己喉咙又干又痛，到了晚上还出现了头痛发烧、四肢无力。因为女儿的经历，我的警觉性很强，我想应该是被感染了。

我马上报告给了医护人员，晚上吃了一粒布洛芬来缓解我的头痛，第二天就退烧了，但4月14日早上我也被检测出核酸阳性，需要留在这里隔离治疗。这样一来，如果女儿独自出舱，又面临着看护的问题。

4月14日早上，我打了很多电话协调这件事，原则上，患者从哪里转来，就要回到原来的地址。但因为我是单亲妈妈，唯一的办法只能送到同在浦东新区的外婆家，最大的困难是，我家和外婆家属于不同的街道。接收的街道因为是村庄，又有阳性确诊病例，村庄的防疫压力很大，几经周折，说明情况后，对方才同意。

4月15日，女儿顺利出院，接到了外婆家。而我，在方舱医院继续隔离，直到4月18日，核酸连续两次阴性。

康康母女所在的临港方舱医院 B2-2 区，约有 300 个床位。



Day12- 至今：出舱

4月18日早上9点，我为出舱做准备了。叠好被子，拿好出院小结，一些毛茸茸的衣服因为有病毒吸附的风险，留在了方舱。当天，医疗队和我核对了信息，听从指挥部的指挥上了一辆集中转运的公交车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一路看着窗外的风景，那是自由的气息。因为浦东新区的出舱人员，先统一转运至源深体育中心中转，接着各个社区的大巴再分批接送。

当时出舱人数很多，第一辆大巴车没上去，第二辆又错过了，直到下午1点半才顺利搭乘上了回家的“中转车”。

因为我和女儿转运的街道不同，在交流中，我感受到不同街道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。当时我好不容易挤上惠南镇转运回家的车后，车上没有人为我们做核酸，或者看相关隔离出舱的证明；而女儿转运的大团镇街道，上车后，全车就集中安排了一次抗原检测。

虽说，坐上回家的车花了4个多小时，但从另一个侧面看，痊愈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。转运车下车的地方，距离小区还有五六百米，我只能步行回去。

街道上所有的商铺关着门，我没有接触什么人，给居委提前报备了以后，在小区门口，我受到了保安大叔暖心的询问。大叔看了看我的出舱证明，进行了出入登记，说了句：“欢迎回家。”走到自己楼栋下面时，正好碰到居委会书记正带着专业消杀车进行消杀。书记也询问了我家里物资的情况，并嘱咐如果有缺少的物资，可以上门服务代买。楼栋群的邻里提早几天知道我要出舱回家，大家在群里都在为我加油打气，没有任何被歧视和异样的感觉。

前些天，母亲发来家里的水果树，都开花结出了小果子。经历了这么一出曲折的经历，似乎更爱生活了。📺